



夏天的早课

◎尹画

清晨,在家乡公园散步时,遇到一群孩子。老师在两棵大树上系了根绳子,挂上了5幅水清荷香的图画。绿色系的图画,与同为绿色系的草地、大树相得益彰。

我凑近一看,5幅画,皆是“未完工”的关于夏天的儿歌,像是金子美铃的童谣。

有一首叫《夏天的小雨滴》:“啪嗒啪嗒,夏天的小雨滴,从天上落了下来。落在了____里,变黑了。落在了____里,变黄了。落在了____里,变蓝了。____啊,可以把小雨滴,染成粉色吗?”

孩子们坐在草地上叽叽喳喳,天马行空,想到什么说什么。

这堂早课真有趣。老师通过儿歌的优美意境,引导孩子认识夏季的天气形态和自然变化。同时,也让孩子们开动脑筋,展开想象,训练他们的遣词造句能力。

我拍下了这5张图。站在草地边的一棵大树下,在心里默默做起了填空,发现有些空档还真不太好填。

这首《夏天的小雨滴》,我填写的答案是:“啪嗒啪嗒,夏天的小雨滴,从天上落了下来。落在了泥土里,变黑了。落在了黄河里,变黄了。落在了大海里,变蓝了。荷花啊,可以把小雨滴,染成粉色吗?”不知老师能打多少分?

想起金子美铃的《问雪》:“落到海里的雪,变成海。落到街上的雪,变成泥。落到山上的雪,还是雪。还在天空中的雪,你喜欢哪一种?”两首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喜欢这些充满童趣和妙思的儿歌,纯净可爱,读起来似乎简单直白,写起来并不易,需要灵动的思绪和天真的孩子气。成人世界充斥了太多约定俗成的规则和道理,人人变得同质化,乏善可陈。只有孩子的脑袋才是一个百变万花筒,装满各种有趣的疑问和好奇。他们能听到海的风声,山的树音,连青草雨水的气味也能感受得到,每个孩子都具有诗人的禀赋。

回家后,我发了一则朋友圈,贴出一首《夏天到》,一首《夏天来了》,和朋友们互动。

《夏天到》:“夏天到,夏天到。____乐得绿油油。____咧嘴哈哈笑。____哗啦哗啦响。____树上喳喳叫。”

《夏天来了》:“夏天开在____,夏天种在____,夏天舞在____,夏天留在____。啊!多姿多彩的夏天!”

朋友们都摆烂,说真难。一个朋友这样答复:“《夏天到》,统统填‘有人’。《夏天来了》,统统填‘心田里’”。《夏天来了》统统填“心田里”是可以的,可是“有人树上喳喳叫”是什么鬼?她又回复:“树上喳喳叫是旅游丝巾大妈。那个哗啦哗啦响是我,游泳。”哈哈哈哈哈。好吧,可是我能说毫无诗意吗?成人的确很难写出好儿歌,金子美铃是罕见的。

对了,我之所以贴出这两首儿歌求互动,真实原因是——我也填不出来。



紫薇花下

◎易梧甫

蜜月计划

◎明前茶

闺蜜尤励领了结婚证,跟着丈夫回山东婆家去办酒席。她老公沂蒙山区出生的小伙子,18岁前没有睡过木板床,25岁前没有睡过席梦思。尤励老公一路给打预防针:“办完婚礼总要住几天,你可千万不要嫌弃家里的土炕、腊肉、旱厕,一嫌弃,我娘这人自尊心强,可能会憋上一肚子气。”尤励在一旁猛点头。

尤励在丈夫的故乡无非做了三件事:睡他少年时睡惯的被子,吃他少年时吃惯的饭食,住他少年时住惯的平房小院子,虽简单随意,却赢得了婆家人上下一致的首肯。她诚恳地说“只要想一想,如果这不是我婆家,而是我在外面越野爬山,迷了路,搞得又累又饿遇见的一户农家,人家把舍不得用的新床单给我用,把舍不得吃的山珍腊味给我吃,给我沏热茶,烧洗脚水,晚上上厕所给我准备强光手电……我会不会嫌弃呢?我恐怕感恩还来不及,为什么这些隆重的待客礼数,轮到婆家来做,我就要像一个微服私访的公主,横挑鼻子竖挑眼呢?”

农家放在灶头熏制了好几个月的腊味,又咸又硬吃不惯怎么办?尤励主动为大家做腊味暖锅——先用淘米水反复浸泡那些熏得黑乎乎的腊肉腊肠,拔出里面的盐分 and 一部分烟火味,再仔细

刷洗,而后细细切片,与农家百叶、山药、肉丸、白菜等,一层层在大砂锅里码齐,同炖。腊味暖锅香气四溢时,尤励主动把与婆婆闹意见的娘家舅舅一家也请来,大家一起喝酒、吃暖锅,冰释前嫌。

尤励还在婚假结束前,与老公做了一件大事——为家里人改造那个“要拿出猛士的勇气”才能光临的旱厕。

旱厕的改造正是尤励画的设计草图:她找了一张不怕风吹、不怕雨淋的大竹椅,嵌在原来的蹲坑之上,竹椅的椅面被她事先钻出一个大圆洞,用砂纸搓圆磨平。竹椅的两侧,被她用山间的藤条,左右盘绕,做出了隆重的扶手。她邀请婆婆上去坐了坐这张“龙椅”,婆婆很是满意,因为老人到底年纪大了,每逢刮风下雨,膝关节里都像有砂轮在磨,疼得很,每用蹲坑,非得事先在旁边放几块砖头,拿手艰难地撑着,才能站得起来。媳妇改造的这个“龙椅厕所”,让她可以舒舒服服坐着,旁边摆个收音机,边听书边上厕所,简直惬意得很。老母亲一得意,要求也多了,什么厕所最好有个门,怕野狗进来;厕所最好也有个顶,这样下雨天上厕所也不用打伞了!

尤励深受触动:她在大城市长大,智能马桶都用了好多年了,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么质朴、这么谦卑

的生活憧憬。于是,她跟老公两个人骑自行车,满头大汗地赶到市集上,找到一个卖毛竹的商贩,买了人家小半车毛竹,又买了电锯子、粗手套、铁丝、尖嘴钳,雇了一辆拖拉机,把家什都运回来。然后尤励就像有备而来一样,拿出两套粗布工装,与老公一起换上,两人尝试把整根南方毛竹剖开,整整干了三天,围了一圈密密匝匝的毛竹篱笆,这就是旱厕的墙与门,又在旱厕上方,用毛竹搭起人字形的茅屋顶,把家里晒干的茅草,一捧一捧扎好,蹬着梯子运上茅屋顶,厚厚地絮上。

改造这个旱厕,让夫妻俩假日的最后几天,忙到一天只吃两顿饭,到了半夜还顶着星星在干活。回城后不久,老公接了老家来电,偷乐不休。尤励问怎么了,他答说:“我们走后,我娘成了‘炫厕狂魔’,家里无论来了什么亲友,她都坚持要带人家上厕所;无论人家喜欢不喜欢听说书,她都要在龙椅上挂一个收音机,逼人家上着厕所听单田芳,享受一下她老人家自己的乐趣。因为我娘太得意,村里的其他老太太受不了了,也逼着儿女帮她们搞一个卫生厕所。全村都陆续开始改造厕所。大学生村官小赵说,他动员了多少回没做成的事,嫂子回了趟家,就做成了。”



伏天吃瓜

◎孙同林

如东乡间有一个俗语:冬吃萝卜夏吃瓜。伏天的大地有如蒸笼,吐着舌头的狗,任意嘶叫的蝉,更让汗流浹背的人心生烦躁。这时,所幸有瓜可以消暑,最好的当数西瓜。

母亲对吃西瓜的讲究我至今记得。母亲把西瓜切好了,我伸手过去想拿一块大的,被母亲在手上轻拍一下:“这一块留给爷爷。”炎炎夏日,面对西瓜的红瓤,一口啃下去,沙沙的,甜甜的,心里那个美呀,在甜美之余,心里还在想着挨母亲的那一拍,便多了一种孝道的敬畏。西瓜吃完,母亲会把瓜皮收

集起来喂鸡。被我们吃去红瓤的西瓜皮扔在鸡窝里,几只鸡簇拥过来争相啄食,场面煞是可爱。

我小的时候,家里年年种甜瓜,都是在房前场院里随便种几棵,便能接连不断地吃上脆甜的甜瓜。锁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来一项“知识”,在瓜秧放出长藤以后,拿一把笤帚在瓜藤上批,一边批口中一边念念有词,说这样瓜藤才能结出更多瓜来。这给我们的种瓜吃瓜又增添了几分乐趣。

偷瓜是孩子爱做的事情,这是调皮的天性使然。村子里不少人

家在花生地或棉花田间作栽一些杂瓜,有一种“田鸡”瓜(一种青色有白条纹的瓜,似有田鸡般色彩)含水量多,又叫“水瓜”。田鸡瓜很脆,长起来个大,一个瓜一个人肯定吃不了,于是,往往成为孩子们袭击的对象。晌午,人们多在家里歇晌,孩子们不怕热,几个人蹑手蹑脚钻进瓜田,摘下一颗田鸡瓜,迅速跑到附近的竹林里,拍瓜、吃瓜,有说有笑,自由自在。

如东乡间有立秋吃西瓜习俗,立秋节气到了,也就意味着夏天即将过去,因此,立秋吃瓜,属于吃瓜的尾声。

